

吳拱震，字省齋，南安人。清末舉人，官閩清教諭。入民國居鄉務農勸學，負一邑重望。泉永汽車公路即拱震與永春鄭崇瑞所倡築也。卒年六十餘。

鄭君茂，字叔成，南安人，延平郡王裔孫。少小好學，有志向。值清末外侮日急，無意舉業。民初出遊大江南北，飽覽形勝而歸，興辦教育於石井，多所

唐書歐陽詹傳旁證

· 歐陽寧本 ·

歐陽詹，字行周，泉州晉江人。

按郡縣之所統地域，分割歸併，代有變更，公生於高蓋山區，以公能詩故，名之爲詩山。

其先皆爲本地屬今南安縣。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。

李貽孫歐陽行周文集序，歐陽君幼爲兒孩時，即不與衆童親狎，行止多自處，每見河濱山畔，有片景可探，心獨娛之，常執卷一編，忘歸於其間，隨人而問章句，忽有一言契於心，移目自得，長吟高嘯，不知其所止也，父母不識其志，每謂里人曰，此男子未知其指如何，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見聞者，皆賀之曰，此若家之寶也。

闡越地肥衍，有山泉禽魚，雖能通文書吏事，不肯比宦，及常衣罷宰相爲觀察使，始擇縣鄉秀民，能文辭者，與爲賓主，釣禮視游饗集必與，里人矜耀，故其俗稍相勸仕，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，往見衰，衰奇之。

李貽孫序，故相常衰來爲福之觀察使，頗嗜誘進後生，推拔於寒素中，惟恐不及，至之日，比君爲芝英，每有一作，屢加賞進。

辭歸泛舟飲餞，舉進士，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，皆天下選，時稱龍虎榜，閩人第進士，自詹始。

造就，遺著有鬻峯隨筆。

上刊諸名賢，係按朝代較有卓著者錄出之，如稽諸南安縣誌，或私乘族譜等，尙不止此，單就鄭成功一人，足以誇耀千古，況其他乎。至民國時代名賢，當不在少數，容俟他日補述也。

一九五六年除夕寫于新加坡後港新居沙廬

韓退之歐陽生哀辭，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，舉進士，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，始相識。李貽孫序，陸相贊知貢舉，搜羅天下文章，得士之盛，前無比倫，故君在榜中，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，有韓侍郎愈，李校書觀洎君，並數百歲傑出，人到于今伏之。

詹事父母孝，與朋友信義，其文章深切回復明辨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，詹之文，實有古格，在當時纂組排偶者上，韓愈爲歐陽生哀辭，稱許甚至，非過情也。

與愈友善，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，率其徒伏闕下，舉愈博士，卒年四十餘，崔羣哭之甚，愈爲詹哀辭，自書以遺羣。

唐詩紀事，詹遊太原，悅一妓，將別，約至都相迎

閩歐陽詹考

唐四門博士，而爲七閩破天荒者，歐陽氏也。

執事鎖鑰海甸，經略天南，採風之餘，下訪往昔，其欲得歐陽之實與閩之勝歟，公號詹字行周，自總角時不與羣兒狎，稍長，常手一篇，隨人質問，或有

，故有早晚相期親之句（此詩亦見歐陽行周集第二卷初發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）妓思之不已，得疾且甚，乃乃鬻藏之，謂女弟曰，歐陽生至，可以爲信，又作詩曰，自從別後減容光，半是思郎半恨郎，欲識舊來雲鬢樣，爲奴開取縷金箱，絕筆而逝，及詹至，如其言示之，詹啓函一慟而卒，孟簡賦詩哭之。四庫提要，太原贈妓一詩，陳振孫書錄解題力辨函鬻之誣，考閩川名士傳，載詹遊太原，始末甚詳，所載孟簡一詩，乃同時所作，亦必無舛誤，又考邵博聞見後錄，載妓家至宋猶隸樂籍，珍藏詹之手迹，蓋唐宋官妓，士大夫往往狎游，亦不必諱爲瑕垢也。

初徐晦舉進士不中，詹數稱之，明年高第，仕爲福建觀察使，語及詹必流涕，從子桓，字降之，亦工爲文，陸洵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，棄官隱吳中，詔召之，既在道，桓遺書讓出處之遽，洵不至還，桓名益聞，開成中，擢進士第，而里人蕭本，妄言與貞獻太后近屬，恩寵赫然，桓恥之，會潞澤劉從諫，表桓在幕府，桓爲辨質本之僞，本終得罪，其子稹拒命，桓方休假還家，稹表斥時政，或言桓爲之，詔流崖州，賜死，臨刑色不撓，爲書徧謝故人，自誌墓，人皆憐之。考歐陽氏之顯者，在漢則爲和伯至歎，七世爲尚書博士，在晉則爲赫了之堅石，至唐初詢通父子，俱名著於世，而公獨崛起於閩，遂開左海之文風，詢爲吾宗之雋，今述其史傳，以致追遠之思焉。

明萬曆乙酉督學王麟洲戴廷詔布政考取遺才八郡第一名

契心，欣暢移日。事父母至孝，與朋友信義，工文詞，善歌詠，著文集十卷，李貽孫序之，謂其新無所襲，才未嘗困，精於理，故言多周詳，切於情，故敘事重複，宜其司當代文衡，以變風雅也。

重復，宜其司當代文衡，以變風雅也。

初，聞人未知學，會有常表為閩觀察使，興學校，正風俗，延僉領袖諸生，奇其文，器之。特加推拔，每宴集必致之。德宗貞元壬申，陸贄知貢舉，賈稜翻焉，試以明水賦，御溝新柳詩，廉公文章蓋世，氣誼千古，擢公及第第二，授四門助教。而與韓愈，李絳，崔羣，李觀，馮宿，庾承宣輩，一時儕列龍虎，聲名藉甚，韓昌黎，嘗謂閩越人舉進士，由詹始，信已。

公文溫州長史兄譽固安縣丞，嘗潮州司倉，子襁有文名，孫澥負詩稱，俱早夭，從子柅樹職司壘，亦開成三年進士，昌黎又謂自詹以上，皆為閩越官，益信專。

考其先擇美我南邑十一都高蓋山下，以歐陽有詩，故名詩山，村亦號詩村，地以火重也。縣乘志之詳矣，而或以譜入晉江，或以籍隸莆陽，此遠年湮，幾於杞宋，嘗稽我邑治內，有應魁亭，為公登第立，有衣錦坊，為公榮歸暨。有歐陽亭，為公遊憩建。況李貽孫弁公文集，謂公之子檣自南安來求序，則公為豐州武榮人審矣。祠志載公與王氏讀書莆陽，距家四百里許，晨昏之思忽起，便奔馳慰奉，不憚往返，則公非莆陽人，又大彰昭較著者也。

更有荒唐無稽者，莫如歐陽墓一說。舊傳誌公幼讀高蓋山白雲室，母常丁寧早歸，赴舉時母歿，里人為葬是山，阮歸作詩哀之曰：

高蓋山頭日影微，黃昏鳥雀傍林飛，庭前滴酒空流淚，不見丁寧道早歸，稽諸一統志亦載是詩，後之好事者，竟枉為母塚，翻作吞人墓，亦惑矣，我先邑侯黃濟字翻時，江右名進士也，來董斯土，修志及此別之。蓋按韓文公自徐州至京師，公將率其徒伏闕下，舉退之為博士，未逮而卒，年終四十，崔羣哭之慟，李翱為作傳，韓愈為哀詞，詞中有云：詹今其死矣，詹閩越人也，父母老矣，則公歿時，父母俱存，昭然也，墓之者何為，哀之者何說。

然是詩亦非無謂，稽之永福縣志，陳嵩詩也，永福原有高蓋山，我邑亦有高蓋山，或因並其名而竊其詩，以誣先賢，黃邑侯修志，直以為鄧書燕說之誤，不例於夏五郭公之義，而析之最精者，欲後人信其目，勿沿其口也，生初亦耳而聽之，聽而信之，迨閱志及之，不覺千餘年之誤，曠然一解，論世知人，若黃邑侯者，真可謂讀書有眼矣，夫母死而預狀非禮教中人也，況未死而哀乎，在庸人已不可諉，而誣四門博士為七閩破天荒者得乎。生去公之世雖遠與公之居甚近，有慚事書，大愧椽筆，緣世枉誣先賢，未得歐公之考，俟荷芻蕘之詢耿之難室，始據証據，爰就韻感題以自解疑曰：

紛紛浪說古坎奇，高蓋山頭哀母詩，誰據陳嵩空淚語，枉成歐士早歸思，歿時親老簡稽鑿，死後友傷事豈疑，欲破齊東沿習見，請披韓卷檢哀詞，未知有得歐之實與閩之勝否，不揣謏陋，妄為執事獻。書後 清室統庚戌戴希朱

善哉方伯公一考之大有關於四門事實也，希朱嘗稽詩山資福院，唐普茶昆碑記，謂唐咸亨辛未年，有歐陽公（細考年代此歐陽公是四門祖父）揮金布穀為構院宇，又潘明經碑記，謂行周公所產之里，在芹山之麓，與高蓋接壤。南安縣學周學憲碑記，亦謂詹故南安產，據此則歐陽氏家於詩山最久，而先生之降神詩山益彰矣。

惜自唐迄明，縣志久廢，致破荒名獻，隸入他籍，天下幾忘產自南安，亦吾邑一憾事也，弘治間黃邑侯修志，曾釐而正之，兵燹後志復散軼，至崇禎時，李邑侯續修，其得據以為辯析者，賴有方伯公此考耳。聞嘗証以歷史沿革志，益知其拳拳譜入晉江莆田為辯者非無據也。

吾閩惟南安之名最古，梁天監間置郡興泉永三屬，皆南安籍也。隋開皇間改縣晉江諸屬，皆南安地也，唐高祖武德五年，置豐州莆田諸縣，亦南安地也。

嗣聖初（唐中宗）改為武榮州，景雲（武后）二年以武榮州諸屬為泉州，開元六年泉州折南安東南地，始置晉江縣，先生之祖父，始建院於高宗咸亨，其時晉江尚未立縣，莆田亦隸豐州，則方伯公斷為豐州武榮人，益簡鑿不磨矣，當時圖籍，旋隸旋更難盡區別，且晉莆二志先修，獨南安志不修，宜其發祥之地，晦而不傳也。

然晉莆之採入志乘，亦非無故，晉之潘湖，先生之祖居也，龍首龜巖，尤為讀書遊憩之所，莆之福平，先生之別墅也，其仲子徙居於此靈巖尤為肄業歸藏之所。希朱曾舉譽得之，先生之於晉，猶朱子之婺源也，先生之於莆猶朱子之建陽也，南安之詩山，猶南溪之文山，因朱子而顯也，晉莆固可為先生立傳，而詩山為先生毓秀之鄉，則斷斷乎不容混者也，至歐陽墓哀母一詩，方伯公既辯為陳嵩作郡縣志，復擬為續作，可為明辯析矣，而究未指其墓為如何，茲閱文集，乃知絕頂封塋非四門之母，乃四門祖母也，則是詩愈不足誣先賢矣。

希朱生長詩山瓣香四門久矣，現據據故實，敬纂傳贊，復以方伯公一考，攸繫匪輕，用編入藝文，而並抒管見如此。

郭聖王史略

閩南有一名勝曰鳳山寺，崇祀郭聖王，諱忠福，南安人也，其遠祖為唐汾陽王，傳至高，入閩，再傳至華，遷於泉，王世居於南安之郭山下，即今之龍山宮是其故居也，其祖父多隱德，母感異夢而娠，誕王於後唐同光初之二月廿二日，生而穎異，氣度豪偉，菽水承歡，事親至孝，嘗牧羊於楊長者之家，晨昏之思，忽起馳歸，侍奉定省，依依如也。父薨，艱於葬地，王憂心耿耿，就牧猶潸然淚下，一堪與家，鑒其孝，指長者之山而告曰：「窆此大吉」，王然之，稽